

春风似故人

□安徽淮南 马从春

时光流转,四季更替。一夜之间,春风十里,恰似故人归来。

春未归时,万物皆在等待,天空混沌,大地之上的一切,都处于冬眠模式,昏昏沉沉的,没有醒来。忽一日,季节的令旗一挥,十万春风南下,唤醒了周围的一切。它们,都在等待一个使者,一场仪式,一个叫醒耳朵激活能量的链接,从而打开五颜六色的春天。春风,便是春天的信使。

东风,该是最早的春风吧?《礼记·月令》曰:“(孟春之月)东风解冻,蛰虫始振,鱼上冰。”破冰解冻,虫鱼都开始活动起来,东风的威力可见一斑。柔风、和风和煦,宛如恋人的手掌。惠风,仁爱柔和的风,有春风之大德。喧风,阳光渐暖,葡萄水绿,青山子规啼,春光已无限。

春风上柳枝,又见一年柳色新。一千三百多年前,贺知章郊外寻春遇一老柳,碧玉数丈万千柳丝,于春风中翩翩起舞。其实,春风悄悄地精心裁剪出的,岂止为

一株柳树?彼时,在我的家乡,楚国最后的国都寿州,小小的报恩寺里,那两棵刚植下不久的银杏,也该同时为一缕春风催出扇面般的青嫩叶子了吧?只是贺老先生不曾到得寿州,否则,定会有新诗佳句汨汨而出。

一场春风,带来的还有滋润万物的细雨。如果说暖和的春风是给大地吹空调,那么飘飘洒洒的春雨就是空调房里的加湿剂,灌溉大地上所有干涸的嘴巴。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;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春雨如酒,老杜是知道的,一场雨水之后,每一枚青草,都会拱破泥土,扛着春天在季节里畅快地奔跑。

春风劲吹,玄鸟归来。玄鸟就是燕子,一身乌黑发亮的羽衣,一把剪刀似的燕尾,剪出一个叽叽喳喳的春天。“双飞燕子几时回?夹岸桃花蘸水开。”燕子,是极有灵性的候鸟,春色归不归,它可最有发言权。周末回乡下,母亲居住的老屋内,闻燕鸣啾啾,细察之,

但见两只新燕口衔春泥,往来于堂屋梁上。母亲说,燕来旺家,休得惊扰。想来,城里的高层建筑,不仅拒绝了燕子,也拒绝了春天。

陌上春风,送来一地花开。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,所有的花朵都在静待盛开,许是在枝头上睡得太久,有些花朵迟迟不肯醒来。调皮的春风有的是办法,爬上枝头,柔柔地吹啊吹,朝耳朵里吹,往胳肢窝里挠痒痒,慵懒的花朵们便醒了,笑了,乐起来了,一个个抖擞精神,排着队儿绽放。

春风入口,化为时令野蔬。一刀春韭鲜,春日有清欢。春韭,是呼吸着春风的鼻息长大的,鲜嫩水灵,食之清香而妥贴肠胃。香椿,我的最爱,在小城的夜市地摊上,一小把一小把地卖着,极特殊的芳香气可传播数里。寿州正阳关,东坡先生到过的地方,有一种野生蒿子,色红绿而粗壮,味清香,远近闻名。

春风似故人,一年一度归。老友相见,心底欢喜,万物皆应景而生辉。

一“壶”旧时春光

□山东淄博 马海霞

三爷爷爱喝茶,幼时的光阴里,常见他手持一把小陶壶,只有掌心大,经常在手里摩挲,粗陶也养出了包浆。

三爷爷喝茶时嘴对着壶嘴儿,轻嘬一口,然后半眯着眼睛,用手打着拍子,哼唱起了小曲儿。每当此时,三奶奶便撇嘴儿:“死老头子,又喝醉了。”喝茶也能喝醉?至少三爷爷是如此,因为他喝酒喝高了,也是这副样子。

对于茶,小时候的我不敢喝的,唯恐像三爷爷那样喝醉了。三爷爷最爱逗小孩子,他常手持陶壶,坐在胡同口晒太阳,见小孩子路过,便一把逮住,二选一:要么喝一口茶,要么弹一下脑门。不过,胡同里的孩子都摸清了三爷爷的套路,还不等被他逮住呢,便高喊“三爷爷”,这一嗓子传到三爷爷的耳朵里,即便此树是他栽,此路是他开,只要小孩子礼貌周全便可畅通无阻,弹脑门和茶事皆可免。

父亲也喝茶,但他喝茶与三爷爷不同,父亲喝大碗茶,属于豪饮,用暖瓶泡茶或大的搪瓷缸泡茶才够量。我常去村里小卖部给父亲买五毛钱一包的花茶,沸水泡开后,大瓣的茉莉花漂浮其中,清嗅一下,清香扑鼻。三爷爷要用小壶泡,一次泡几个茶叶都得数着,少而精,慢慢饮,细细品。

一次我问三爷爷,泡的啥茶,他笑着说,明前茶,这茶名贵得很,茶树经过了一个冬天的滋养,待清明节前茶树冒出了嫩芽细叶,七八个人采摘一整天,也不过采一斤。三爷爷又说,都说我喝茶小气,我哪里小气了,哪个小孩子从我身边路过,我都截住请喝茶嘛。

那年春天,我家和三爷爷家都批了宅基地,新房相邻。那时盖房子都是请亲朋帮忙。三爷爷也阔气起来,对于来帮他盖房子的人好酒好烟款待,还泡了好茶。用大的玻璃瓶装着的,一片片嫩绿的叶

子在瓶子里舒展开来,上下漂浮,茶汤嫩绿明亮。

三爷爷也破天荒送我家一小袋,嘱咐父亲说,这是明前茶,不要用沸水泡,80度水温即可,不要用暖瓶冲泡,要用玻璃瓶子。真是好茶,味道清新,回味甘甜。

房子盖完后,三爷爷围着新房转了三圈,高兴得又哼唱起来。三奶奶说,这老头子,为盖房子舍了血本了,买了二两明前茶招待忙人。三爷爷说,人家来给咱家盖房子,让人家吃好吃好,垒砖和泥才有力气。

后来,听父亲说,三爷爷平日的陶壶里装的根本不是名贵之茶,就是廉价的茶叶梗,但三爷爷爱逗笑,他那是用意喝茶,清明前喝“明前茶”,谷雨前喝“雨前茶”。只有盖房子时那二两明前茶货真价实,还分我家一半儿,三爷爷喝茶果真不小气。

他喝出了一“壶”春光。

玄武湖秀色

□陕西商洛 南星

又在玄武湖畔。又是春意盎然的季节。风儿,轻轻的。空气,清清的。浑身,爽爽的。远山如屏,山色空蒙,水光潋滟,烟波浩淼,堤桥相连,沙鸥低旋……一幅无与伦比之美景,处处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沿着环湖路徜徉,一步一景,步移景换,令人流连忘返。小桥流水,树木翠绿,草坪花径,婉约中不乏清秀。亭台轩榭,回廊砖塔,在密密匝匝的花树间半含半露,显得规整而又富于变化。

太阳冉冉上升,朝霞漫洒大地,晨阳艳照下的湖面碧水盈盈,明明净净。湖堤垂柳随风摇曳,蜻蜓点水般轻吻湖面,深情款款,爱意绵绵。湖畔树木矗立在天地之间,树干和枝桠的轮廓尤为清晰,仿佛素笔勾勒出来的一幅水墨画,线条各异,浓淡相宜。湖边水草,鲜嫩无比,明艳醉人。远远望去,一群白鹭在翠绿的湖心岛上星星点点,时隐时现,好似墨染芳华,亦真亦幻。

漫步四面环水樱洲,绿树如盖,翠色浮空,樱花如雪,争相斗艳,任花瓣飘落在肩上,闻一闻这满湖的清香,或者停下来坐在湖边长椅上,沐着温暖的阳光,看着湖水,看着湖对岸的高楼,看着高楼在水中的倒影,看落在水中的花瓣……

沿着林荫大道慢慢地来到湖边,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波光粼粼的,不时有小鱼跃出水面,打破了湖水的宁静,泛着层层涟漪的湖水变得更加美丽了。起风了,徐徐的风从湖的那边吹来,湖面起了皱褶,就像展开的绸缎被人轻轻抖动,水里的一切仿佛醒了,蓝天开始晃动,云儿开始颠簸,阳光就像顽皮的孩子,跳跃得更欢了,周边那些湖心岛,也显露出了少有的调皮,如一群老年人手拉着手,开始有节奏地左右摆动。

行走在碧水扶柳的玄武湖畔,一位衣裙飘飘的美丽女子雕像矗立在湖中心,身边还有四个手持莲花的小道童,泛着迷人的光。周

围音乐喷泉时像银蛇出洞,时而像金龙飞舞,时而像烟花,时而像瀑布,从湖心隐隐约约地飘来几丝管弦之乐,让人不由自主地虚幻起来,空灵起来。清风拂面,俗世的得意与失落在此时早已遗忘殆尽悄然消融在山水里。看看沉默的天,望望纯净的水,迷失的梦想和热情,不经意地就被唤醒了。

明净的天空让人遐想,明净的湖水则让人沉思。我蹲在湖边,清晰地看到湖中鱼儿,自由自在,悠然游弋。似乎近在咫尺,便伸手去捉,才发觉远不可及。湖水之深,深若大智。再仔细一看,湖中竟然天高云淡,无所不容。虽是倒影,但广阔无垠。静静地站在湖边感受微风拂面,我陷入沉思,人生为什么不能像湖面一样风平浪静?望着浩瀚的湖水,我突然顿悟:一个内心纯净如水的人,才会休休有容,无论风雨都能大勇大智,善待世事。

这样的一片湖,不正是心中的那片湖吗?

金陵一梦

□无锡 顾雪莹

印象中,在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南京。“秦淮”如梦境一般始终盘桓在心、经久不去。

我一直对秦淮有一种莫名的向往,那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,脑海中似是忽远忽近的歌声响过了浮生多少年。“秦淮”,“情怀”,没有比这更美的名字,读来余音绕梁,缠绕在唇齿间,似有芬芳。

后来,大学考去了南京。有机会独自漫步在秦淮河畔,平静的河面上零落地飘着几只船坞。低度的酒微醉黄昏,落日微醺,几缕余晖慵懒地抚摸着秦淮,一时之间,竟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,仿佛跨越了漫长的时间长河。江南草长莺飞,柳絮飞舞,撑着小船的豆蔻少女羞涩地讲着吴依软语,对心上人唱着“山有木兮木有枝,心悦君兮君不知。”周围的嘈杂、喧嚣与秦淮毫不相干,她只是静静地、不动声色地旁观历史的倾覆、时光的变迁,然后将岁月的痕迹镌刻在千年之前。

走着走着,不知不觉到了乌衣巷。对南京最早的认识便是源自小时候背过的《乌衣巷》。东晋时王谢两家的繁华在这里再无痕迹,旧时王谢堂前燕,或许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吧。纵使青史留名,不过是一段往事,消散在烟雨之中。

“梦里不知身是客,一晌贪欢。”这里太美好,美好到让我忘记了时间。天色暗了,秦淮河上的船只渐渐多了起来。河面上灯影幢幢,一派奢华迷离的景象,和黄昏的慵懒相比,完全是另一种风情。迷了人眼,醉了人心,浑然不觉。在这里,时光是最留不住的。才子佳人的故事不知疲倦地上演着,人走了,茶凉了,戏却依然在不眠不

春日迟迟读诗时

□上海 卜昌梅

春意渐浓,早起无事,我总要拿出古诗集,读上几首。

最初,孩子看我读,也跑到我身边,时不时地学着样子读。看她兴致高,我专门找了个小本子,选了杜甫的《绝句》,抄写在本子上。我只读了前两句,“迟日江山丽,春风花草香”,她就开心地说,“妈妈,这句诗的意思是不是,春天真美丽,风是香的,花是香的,草也是香的呀?”我不禁莞尔。她又补充了一句,“这诗好,看得我眼睛也香了。”此番表达,着实让我自叹不如。读完诗,我在诗的侧页画上树、草、花的简笔画,孩子自告奋勇去涂色。在她的彩笔下,一幅画果真有了春天的样子。读一遍诗,看一遍画,孩子乐此不疲。

之后,孩子学诗的劲头就更足了。每每见我在读诗背句,她也拿着小本子跑到我边上,让我教她一首。遇上晦涩的字词,我会解释一番。一俟懂了,她便兴奋不已。读着,读着,我便知道,孩子的心里已然住了一个春天。

在孩子上学的路上,路边的绿篱里偷偷冒出来一枝红梅,她问我:“妈妈,你看,那花像不像,‘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’。”闻听此言,我又惊喜,惊的是她能说出如此应景的诗句,喜

休地唱着,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……”

杜牧写道“烟笼寒水月笼沙,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。”晚唐时期,朝廷已经风雨飘摇,而在秦淮河上,依然有歌女的声音飘荡,娱乐升平。后来唐朝终是灭亡了,在历史上,朝代的更迭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,而那首《后庭花》却成了流传千古的亡国之音。歌女何错之有,不过是生不逢时,说到底只是可怜的女子罢了。

后人似乎总喜欢将国家的命运同女人联系起来。说到秦淮,不得不说的就是秦淮八艳。其中的一位陈圆圆最有名,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早年她因家境贫困流落苏州,沦为娼妓,成年后,名声遐迩,为时人所重。她和吴三桂的故事始于田畹的家宴。或许她做不了待月西厢的少女,而要做英雄宴上的美娇娘。做了吴三桂的女人后,她被扣上“红颜祸水”的帽子。可是当她老了,芳华逝去,恩宠难回。他依然做他的平西王,她却选择了独居别院,做了潜心修道的女尼。再后来,吴三桂叛了,她投井自杀,一代红颜,香消玉殒,“哭尽半生红粉泪,香魂终断五华池。”

刘禹锡的金陵情怀在他笔下。他的《西塞山怀古》,将怀古诗推到了无人企及的高峰。“王濬楼船下益州,金陵王气黯然收”,每当读到“黯然收”的时候,心中便一派苍凉,感叹再没有人会将金陵的成败兴衰写得这样跌宕了。

秦淮,情怀,才子佳人的情怀,英雄美人的情怀,诗人的情怀,南京的情怀。秦淮灯影,金陵一梦,隐没在时光里……

的是因了的话,我瞬间觉得遇见了一个旖旎的春天。

在小区里散步,忽有风来,我问孩子,“你有没有感觉到,这风跟冬天的风不一样?”孩子歪着小脑袋认真地思考着,忽然笑着说:“妈妈,我知道啦,风是温的。”接着,两句诗从她的嘴里跳了出来:“布叶春风暖,盈筐白日斜。”

周末天晴日朗,我牵着孩子的小手去公园。园子里的花儿次第绽放,香气怡人。行至湖边,孩子想用树枝划水玩。天性如此,我自然遂了她的意。我站在一边,看头顶参差披拂的纤纤细柳,看附近灿然盛开的梅花,看脚下石缝间钻出的一抹浅绿。

正自顾自地欣赏风景时,孩子的声音在耳边响起:“妈妈,公园的风景真美啊,我想到一句诗呢,‘满园深浅色,照在绿波中’。”我忙问原因,孩子站起身来说:“妈妈,你看,这有香樟,也有垂柳,有梅花,还有茶花,颜色有红有绿,有深有浅。湖水里还有倒影啊。”她的解释让我心服口服。

如今,一有空闲,我们俩仍然会坐在一起抑扬顿挫地读春天的古诗。孩子学了几十首,小本子上也落满了如诗如画风景。我相信,她的心里已经养了一段诗情,住进一个永不谢幕的春天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62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